

ئاۋات دولان مەدەنىيىتى

阿瓦提刀郎文化

جوڭگۇ ئۇيغۇر كلاسسىك ئەدەبىياتى ۋە مۇقام ئىلمىي جەمئىيىتى تۈزىدى

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木卡姆学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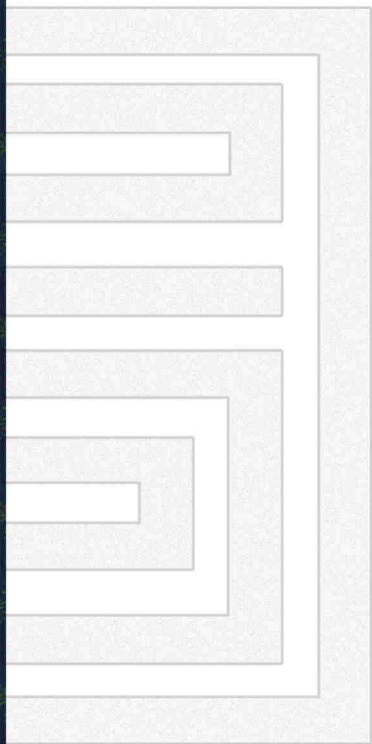
شىنجاڭ خەلق نەشرىياتى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书名题字：周祝放



阿瓦提刀郎文化

编委会

编审组长：阿不力孜·阿不都热依木

副组长：李季莲

成 员：吐尔地·哈斯木

周祝放

赵 伟

程晓明

序

阿不力孜·阿不都热依木

由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木卡姆学会主编,阿瓦提县委、政府鼎力收集整理的《阿瓦提刀郎文化》一书终于面世,十分欣然。

《刀郎木卡姆》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部的叶尔羌河流域一带,尤以麦盖提、巴楚、莎车、阿瓦提为盛。各县流传的《刀郎木卡姆》有其相同之处,又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韵味。但它们终不离这一种融歌、舞、乐于一体,显现独特性、群众性、代表性、即兴性的艺术特色。

阿瓦提刀郎文化千百年来在刀郎区域流传,在维吾尔刀郎人中以口传、身授形式世代传播,但其具体形成的



时间以及具有“活化石”的深厚内涵,更有待专家进一步研究和考证。阿瓦提县委、政府,卓有远见,把保护本土艺术瑰宝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把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感受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极力倡导和维护人类文化艺术世界的多样性,以提升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生活智慧、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民族精神,值得称道。这也是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木卡姆学会支持本书出版的原因之一。物质的丰富、精神的充盈、生态的平衡、社会的和谐,方能构成美好的家园。在全疆深入开展“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活动的今天,出版《阿瓦提刀郎文化》一书有其特殊的意义。

本书收集了十余位专家在阿瓦提县召开的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讲稿,也是他们多年来潜行研究的可贵成果,其中不乏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尽管本书谈不到系统和重点,但其学术价值对于研究这一领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于博大精深的木卡姆艺术,专家们只是从一个角,一个侧面窥视、探索这座宝库的精彩和深邃,我们希望与更多的“挖掘者”、“开拓者”们去打开宝库之门,使人类的瑰宝熠熠生辉、代代相传。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

和木卡姆学会将一如既往给予大力支持，把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留传给子孙。

在此，要特别怀念终身研究木卡姆艺术，为木卡姆传承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音乐家周吉先生，他虽已无法审读收入本书的讲稿，但他留给了我们极为珍贵的遗产，为《阿瓦提刀郎文化》一书增添了一缕耀眼的光彩。

阿不力孜·阿不都热依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厅长

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木卡姆学会会长

目 录

序	阿不力孜·阿不都热依木	001
---------	-------------	-----

阿瓦提县及叶尔羌河中下游平原的刀郎人和

刀郎文化	张 诤	001
------------	------	-----

一、刀郎人的来源		001
----------------	--	-----

二、刀郎人的特征		008
----------------	--	-----

三、刀郎文化的特征		012
-----------------	--	-----

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谈刀郎文化多层次、

综合性特征	周 吉	030
-------------	------	-----

人类狩猎社会的文化遗存

——刀郎木卡姆	毛继增	041
---------------	-----	-----

一、刀郎是什么		044
---------------	--	-----



二、刀郎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	047
三、刀郎木卡姆的艺术特色	051
四、刀郎木卡姆在今天的处境	059
刀郎舞	李季莲 062
刀郎维吾尔人的渊源、人种特点和语言特点	
——兼论“刀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李树辉 072
一、刀郎维吾尔人的历史渊源	074
二、刀郎维吾尔人的人种特点和语言特点	095
三、“刀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101
木卡姆艺术流变	仲 高 110
历史夹缝中的诗意和浪漫——非物质文化视野中的	
阿瓦提刀郎文化	廖肇羽 贾 东 127
阿瓦提县刀郎文化的初步认识	张 平 160
一、阿瓦提县刀郎文化产生的历史地理环境	161
二、刀郎人的源流	163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谈刀郎文化	
.....	周 吉 (根据本人录音整理) 166
后 记	刘洪俊 210

阿瓦提县及叶尔羌河中下游平原的 刀郎人和刀郎文化

张 詮

一、刀郎人的来源

关于刀郎人的来源,至今无定论,仍然是一个谜。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其中主要的有“塔里木土著说”、“回纥(九姓回纥、乌古斯、多兰葛)说”、“蒙古及维吾尔等民族融合说”、“混成说”。笔者认为“蒙古及维吾尔等民族融合说”最正确,原因是:1.确指刀郎为叶尔羌河流域人群的记载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现在清文献中还是一个地名。(《平定准噶尔方略》卷十四)所谓“多兰”地区,在阿克苏南,塔里木河畔。以后清文献中时有“多伦”、“惰兰”、



“道兰”、“朵兰”之记载。“多兰人主要活动在巴尔楚克和阿克苏之间塔里木河畔(即麦盖提、巴楚、阿瓦提一带,因为当时麦盖提属巴尔楚克,阿瓦提属阿克苏——笔者)……多兰人自称‘蒙兀儿’人(如岳普湖县铁里克乡、尉犁县)。19世纪欧洲旅行家记述,多兰人依然穿着稍微改变了的蒙古式衣服,长袍宽襟,登着高跟的长皮靴,圆面高颧,尤其妇女依然保持着蒙古族的面貌。”(《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第150页)必须说明的是,现今的刀郎人面貌特征已不很明显了,因为他们走出森林荒野后,与其他维吾尔人逐渐融合了。1976年,阿瓦提县西南叶尔羌河岸塔勒库都克荒野(刀郎人古时驻地)就曾经发现这种长袍几件,男女装均有,男袍尤为宽大,并同时发现腰巾,也较



长,后收藏于县内文物爱好者买买提·吾斯曼家(考古专家张平认为这是察合台时期的服装)。这说明刀郎人的出现应是察合台汗国之后,是蒙古及维吾尔等民族融合而成。“据一些突厥语学者推断,它可能源于蒙古杜格拉特部落的名称。公元15世纪以后,杜格拉特部落一直掌握着东察合台汗国的实权,尤其对新疆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影响很大。“进入南疆的蒙兀儿人,包括杜格拉特部,也逐渐被当地的维吾尔族所同化。”(《新疆简史》216页)在刀郎民歌中,常常出现“黑眼睛”的自称。当时西域地区的人种中有很多“色目人”(浅蓝、茶色、灰色等),无疑是西方人种的后裔或混血裔,而“黑眼睛”则是东方黄种人(当时主要是蒙古人)。在纯“黑眼睛”地区,人们是没有必要说自己是黑眼睛的,在众多的“色目人”中称“黑眼睛”就有区别“色目人”的作用了,因此歌词中“黑眼睛”一词反复出现,就给我们传递出一个信息:刀郎人是东方黄种人。2.阿瓦提等刀郎地区直到清乾隆年间还人口稀少,几乎还是原始蛮荒状态,清政府只得从周边地区移民来垦荒耕种(阿瓦提县就至今保留下了许多与周边各县相同的地名,移民后裔大多能说出他们祖辈来自何地)。如果刀郎人起



源古远,就不至于直到 18 世纪还人烟稀少,到处都是原始胡杨林(维吾尔语称胡杨为“托格拉克”,阿瓦提县内有许多叫“托格拉克”的地名),成为只有少数刀郎人的“草滩牧民游牧之处”了。3.刀郎文化中有浓厚的蒙古文化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刀郎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森林荒野,除了成员自身具有蒙古文化,是蒙古人外,外界传入是不可能的(何况刀郎人又自称蒙兀儿,其来源已经很明显了)。“混成说”,认为刀郎人形成的人种成分和普通维吾尔族一样,均由塔里木土著人、突厥人、回纥人、蒙古人等融合而成,也无主要人口成分,十分笼统,这就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普通维吾尔人与刀郎人的区别,因为混成说将刀郎人的来源与普通维吾尔人的来源说成一样了;二是刀郎人为什么要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原始森林、荒漠。刀郎人的前身也是居住在环境优越的农耕区,如果没有严重的压力和不幸的遭遇,他们绝不会从优越的环境中迁到恶劣的环境中去过苦日子的。在古代,只要有迁徙,就会有人种成分的改变,就必然产生主体人种。“蒙古及维吾尔等民族融合说”实际也是“混成说”,维吾尔人就是由回纥和塔里木土著人融合而成,只不过将混成中的



主体突出出来了。正因为如此,才能表述出刀郎人与普通维吾尔人的区别,并在论述中阐明刀郎人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地方的原因。刀郎人为什么长期居住在原始森林、荒原?这正是研究刀郎人和刀郎文化必须搞清的问题。研究“刀郎”,就是要发掘刀郎人和刀郎文化的特征,如果认为刀郎人和普通维吾尔人一样,刀郎文化也和普通维吾尔文化一样,那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

13 世纪,蒙古人兴起于漠北高原,后来疆域发展到了亚洲和东欧,建立了蒙古帝国。南疆及中亚大片地区,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察合台死后,蒙古宗王争权夺利,造成了长期的武力争斗。“各自割据,不相统属。”



“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迄宣德朝(1426~1435年)……多至七八十部。”(明史·西域传)这期间,为了躲避战乱和宗王们的奴役,人们纷纷外逃,尤其那些身为农奴的人和难民。叶尔羌河下游平原荒无人烟的大漠胡杨林,自然成了他们栖身的好地方。据一些史学家考证,这期间叶尔羌河及塔里木河流域,还加入了更远地区来的移民。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过着自由的生活,他们便自称为“刀郎人”。给“杜拉”一词注入了“聚集”、“集中”的新意。刀郎人中有各种民族成分,其中较多的应是蒙古人的后裔。在漫长的岁月中,刀郎人在远离人世的荒漠旷野、原始胡杨林中狩猎游牧,或从事落后的农耕,生活非常艰苦。在闭塞的环境里,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语言、文化、艺术和心理特征(尤其是对人生苦难的体会)。到清朝初年,刀郎人的特征已十分明显,“此等回人,以迁徙为常,性与各城有异”,已成为“回子中别一种了”。(椿园《西域风土记》)

阿瓦提县在叶尔羌河下游平原,叶尔羌河(古时也混称为塔里木河)夏秋季节洪水泛漫,浇灌了大面积的土地,使流域的地下水得以补充,因此这一地区到处都是原

始胡杨林和草地棘丛。“胡桐杂树,漫野成林。自生自灭,枯倒相积,小山土丘重复其间,多藏猛兽。水草柴薪,实称至足。”(清代肖雄《听园西疆杂述诗》)“今阿克苏之西,地名‘树窝子’,行数日程,尚在林内,皆胡桐也”(清代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三十五《木类·胡杨泪》),便是对当时阿瓦提等地原始胡杨林的写照。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还习惯地称阿瓦提县为“树窝子”。阿瓦提为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塔里木河(几河汇流而成)汇集处,境内河流纵横,沼泽遍布。林中和荒野、河沼草棘间,有老虎、野猪、狼、黄羊、马鹿、猪熊、野骆驼、狐狸、野兔、野鸡、野鸭、大雁、鹤类等走兽飞禽,“密林遮苇虎狼稠,幽径寻之麋鹿游”,河沼中生长着大头鱼、水蛇、水獭等动物。这样的地方,自然成了刀郎人狩猎游牧的理想之地。在阿瓦提县西南部叶尔羌河故道南岸约 20 公里的原始胡杨林中,有一处刀郎古墓群,被称为“赛达尔拱北孜”。墓群的形制既有棺葬,也有裸葬,说明这里的墓葬既有伊斯兰教传入前的,也有伊斯兰教传入后的。伊斯兰教传入阿克苏是 14 世纪末,在交通十分闭塞的当时,传入叶尔羌河南岸,应是 15 世纪了。这说明 14 世纪末或者



说 15 世纪初,刀郎人就在今天阿瓦提县南部叶尔羌河畔生活。后来社会逐渐稳定了,人口也增多了,便开始向北扩散,并从事农耕生产,与周边各县迁移来的维吾尔人相融合,成为了刀郎维吾尔人。

二、刀郎人的特征

1. 习于迁徙流浪。刀郎人是贫穷下层人,无固定财产和房宅,以狩猎游牧为生,惯于吃苦耐劳,因此在政治压力和环境所迫时,只好走为上计,况且广袤的荒原丛林又是极好的藏身之地,于是形成了迁徙流浪的习惯,一旦生存环境恶化,他们便寻迁新居。他们在杳无人烟的荒漠旷



野,或步行,或赶着古老的木轮牛车,奔波于大漠风沙之中,孤苦寂寞,便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引吭高歌,以表达自己的心境,驱散孤寂。歌声粗犷而舒缓,带着几分沙哑(这便是“确勒巴亚宛木卡姆”的雏形)。他们随遇而安,用胡杨和芦苇建造简单的房屋,狩猎野兽,下河捕鱼(当时大头鱼很多,此鱼行动迟缓而肥硕味美),由于柴薪极丰,兽肉鱼肉多烧烤而食,省却了锅灶之烦,且随处可餐。据有的史学家考证,当时新疆食鱼肉的只有罗布人和刀郎人。至今他们的后裔还习惯将整鱼用红柳(怪柳)棍横撑竖穿,一条条地插在地上围成半圆,用柴火烤熟食用。他们的牛羊也多在林中草地放牧,直到今天,阿瓦提县的牧民还喜欢到胡杨林中放羊,上世纪80年代,在叶尔羌河等河流沿岸胡杨林中放牧的羊群还占全县羊群总数的三分之一。

2.特别能吃苦耐劳。刀郎人原本是下层劳苦人民,加之流浪到荒野丛林,缺乏维系生活的物质,几乎退到原始社会。为了生存,只有能吃苦耐劳。由于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又远离等级社会,受宗教影响也小得多,妇女也和男子一样参加各种劳动和社会活动,男女一起纵情歌舞,她们也